



塞纳河畔(水粉画) 胡陆葆

随笔

新闻战线一青松

王振洲

“仗义执言，为民先锋”，这是1942年创刊于南阳的《前锋报》的办报宗旨。实践这一诺言的前锋是出生于荜阳的记者李蕤。他的一系列关注民生的报道，特别是揭示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通讯，为《前锋报》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使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名记者。

我在河南日报社工作期间，从与王骏远、陈承铮两位新中国成立前同李蕤一起办过报的老报人交往中，听到不少李蕤的事迹，加上我喜欢李蕤写的《九九归一》等小说，对其十分仰慕。

李蕤原名赵海深，1937年7月7日抗日的炮声在卢沟桥打响时，他正在河南大学读书。为了祖国的命运，为了唤起更多的民众打击侵略者，他毅然离开学校，要用自己的笔为抗日鼓与呼。他没有门路，进不了在开封出版的《河南民国日报》等大报，当得知郑州刚创办的《大刚报》招人时便前往报名。《大刚报》是一家民营报纸，老板雄心勃勃，把坐标定得很高，要把《大刚报》办成《大公报》那样受读者喜爱的报纸。李蕤在上学期就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文笔很好，他和当时小有名气的作家田涛都被老板所看中。起初李蕤负责国际新闻版，办得有声有色。那一年，全国著名学者、和国民党上层关系密切的陶希圣在上海发表了题为《论国际新局势》的专论，说什么当时整个国际局势是“一片和局”，只有中国在“孤立抗战”，“前途只有死亡”，公然为投降派张目。李蕤、田涛等几位青年编辑记者读了以后非常气愤，经过商量，由李蕤执笔写了《抗战不同算命》的评论，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战，对陶希圣的谬论严加批驳。这篇评论说出了群众的心里话，在《大刚报》上发表后许多读者写信赞扬和支持。从此，领导对李蕤更是刮目相看，让他改任战地记者，先后派到汤阴前线、台儿庄大战前线采访。李蕤带着一身泥土和硝烟深入采访，写出了《台儿庄战场巡礼》、《板垣师团的溃败》等战地通讯。在豫北，他还访问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听到许多新鲜的见解，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抗战的勇气和抗战胜利的希望。李蕤曾说过，他幼年丧父，胆小怕事，走夜路怕鬼，杀人

鸡也要流泪，战争烽火的锤炼使他日益坚强。他在洛阳《阵中日报》当副刊编辑的1940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国民党对进步新闻工作者的迫害没有把李蕤吓倒，获释后他的笔锋更加犀利。

1942年河南遭遇特大饥荒，许多人被饿死，数不清的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吃草根，吃树皮，逃荒讨饭者成群结队。国民党当局置群众生死于不顾，严密封锁新闻。当时揭开大饥荒真相的全国只有《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和《前锋报》记者李蕤两人。那是灾情最重时的1943年初春，大地还是一片冰封，李蕤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走城市、访农村，洛阳、郑州、偃师、巩县、汜水、汝南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一幕幕惨景，使这位热血青年记者夜不能寐，先后写出十余篇反映群众苦难的通讯，以笔名流萤在《前锋报》上连续刊登，成为那场大灾难的历史见证。1947年《前锋报》和《中国时报》在开封出联合版，李蕤任主笔和副刊主编，因报纸支持学生们反内战、反饥饿，李蕤和报社的其他三位领导被捕。他们在狱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李蕤历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中南文联副主席等职。1984年秋季的一天，我到河南日报社去看望王骏远同志，恰遇从武汉来郑州的李蕤也在他家，两位老朋友正在亲切交谈。我庆幸去的是时候，见到了心慕已久的记者、作家。当年李蕤已70多岁，穿中山装，圆口布鞋，虽显得瘦些，但精神很好，思路清晰，话语平和而亲切，谈话中还不时流露出对新闻工作的怀念。

附记：写完上文后，偶然翻阅《管城纪年》，看到书中对1942年郑州大饥荒的记载相当翔实，特摘录如下：郑县特大旱灾后又遭蝗灾，加上汤恩伯部队的烧杀抢掠，大批农民饿死或逃荒，卖儿卖女，吃草根、吃树皮、吃大雁屎，一直发展到人吃人的惨剧，仅东赵一个村就饿死500多人。国民党强迫征粮，有的农户将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出后全家自杀。全县人口由20万减至15万。市区商店由1200家减至270家，昔日繁华的德化街、大同路一片荒凉。



太白山雄姿 王国强 摄影

散文

女人与唐装

张静

张爱玲有句话：衣服是一种暗语。不过，对女人来说，唐装却是一种宣言。

打开历史的画卷，唐装在千百年的服饰领域中，落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李白的“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王维五的“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张佑的“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王建所“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等。在诗人笔下，唐装无不争艳斗妍，花团锦簇，祥光四射，生趣盎然。

从唐朝延续至今，唐装作为一种中国元素，在中国女人眼里，无疑是无与伦比的。尤其是发展到现在，吸引着世界各国人民的眼球。

穿唐装的女人，冷艳香凝，古朴中蕴涵着性感，优雅中透露着俏皮，是衣服与身心的吻合。其灵性在于同一款式、同一质地、同一颜色、穿着在不同气质、不同年龄、不同场合的女人身上，就会摇曳出不同的风姿。那低眉俯首的凄美哀怨，举手转身的贞静贤淑，步履翩跹的万千风情，宛若经年的檀香，丝丝缕缕、不折不扣地弥漫在岁月的红尘，而那淡淡，却是一份人骨的味道。

提起唐装，人们便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立领、盘扣、织锦缎等传统的要素。其实，随着时尚界民族风的盛行，唐装的设计已经日渐推陈出新，例如引进了西式服装的版型，在面料上摆脱了原有的真丝、织锦缎，相应加入一些毛、麻、化纤面料等，被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时尚元素。

不同的女人，对唐装的色彩选择不同。有的女人喜欢传统的大红、橘红、紫红、桃红等红色系，有的女人更偏好墨绿、宝石蓝、咖啡色、亮紫、米色、浅灰等，也有的女人喜欢明黄、黑色和金色，可说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需要提示的是，肤色较深或偏暗的人，在选择颜色的时候，应尽量选择适合自己的暖色系，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一些。

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之一的

陈永坤

吐丝蛇：在希腊的北斯波拉提群岛，有一种叫“夫加”的吐丝蛇。这种蛇的头部下方有一个鼓起的头小包，能不断地分泌出一种洁白的半透明状的汁液，汁液遇到空气即成为丝，并织成六角形的网，以此来捕捉小动物为食。

长环圈的蛇：南太平洋的深海里生长着一种绿茸线蛇，它像树木长年轮一样，每年在尾部长出一个显著的环圈。

生物学家逮到一条尾上有1687个环的蛇，这就是说，它在海底已经生活了1687年！生物学家验证，这条蛇还只是一条幼蛇，相当于人类的婴儿一样。

现代诗坛

张映殊的诗

彼岸

彼岸。梦
被一条河水锁住
波光愈发黯淡，像旧年中
翻启的经卷

暗流起伏，
譬如草地上的疾驰，赶快，
你要学会自如穿行
只是，水面上间或浮起
疑惑的涟漪：
前，后，都是彼岸

我把自己写成诗，被你吟诵
夜空下的石头，独自
发出光，点亮迷蒙的眼神。
星星，却在聆听。
优钵罗花萌动，偷偷呼吸
远方薰衣草的
芬香。
沉默，无语，

超然的姿态，掀起最深情的
风暴，将奉献裹挟，
滚滚而来
被裹挟的沉醉，说着
最清醒的话语——
我把自己写成诗
被你吟诵

迈向王陵的脚步

脚步。匆匆的脚步
风化尘土的废墟
脚步匆匆，踏入
王的容身之榻

土。黄土。无法磨灭的
记忆。切断文字的
脉搏
似曾相识，又面目全非
我只记得复杂纷繁的
“人”字

脚步匆匆。好似此刻天空的
乌云，拼命用黯淡
遮掩
那一百八十九年的流岚

怪石峪

你的心肠硬成石头
梵音回旋
缠绕着你
佛用涅槃的方式
将自己铸刻

不问你的前生，也不问你的
来世
你活着，在今世——此时，此刻
神秘而不可思议
大张着的嘴巴
让空想和臆测吞云吐雾
大大小小的脚印，一串串
踏往冥冥的刀光剑影
通向安详的秘境
沉重的轻盈，坚硬的柔软

呼唤，呼唤，呼唤……

泪珠滑落。击打你。湿润你
妄图钻入你
千疮百孔的胸膛
暖热你冰凉的
心肠

新书架

《去印度 去印度》

严肖雨

伊洛，70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硕士，巴西圣保罗大学经济学院访问学者，《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人。跨文化研究学者、对外文化交流推广人。吃过苦，享着福，上过学，当过兵，教过书，进过研究所，干过新闻记者，跑过南美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曾在印度停驻五年半。作者长驻印度时，走访了印度大部分地方，大量接触了印度各个阶层的人们，并和很多印度人成为好兄弟，由此写就本书，为我们讲述自己看到的真实印度，不可思议的印度，幸福而安然自得的印度人，贫富差距的印度……体味印度的万千表情，找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唐玄奘去印度取经，成为影响盛唐乃至中国现代的心灵大师；年轻的乔布斯踏足印度，成就神一样传奇的人生；宗萨蒋杨钦哲仁波切多次前往印度，发现自己是一个漂泊的人；张德芬印度归来，重拾宁静的心灵……你呢？

拉纤这活不是那么好做，得能会说会道，还得擅长察言观色，倒是挺适合一个老警察。不过这行还得有鉴古的眼力，既不能被卖家骗了，也不能让买家坑了，这就考验较真功夫了。

既然发现了他的踪迹，事不宜迟，我当即让方震去订两张火车票，连夜赶往天津。

进了火车站，黄烟烟居然也站在月台上。不用问，肯定是刘局或者方震通知她的。她看到我走近，只冷冷瞥了一眼，没多说什么，不过眼角似乎有点红，不知是不是哭过。我把那个青铜环拿出来：“我许愿做人有原则，从不强人所难，等这件事解决了，原物奉还。”说完我转过脸去，跟药不然继续贫嘴。至于黄烟烟什么反应，我就不知道了。

天津沈阳道的古董市场可是个老资格，俗话说：“先有天津沈阳道，后有北京潘家园。”这地方别看简陋破落，可着实出过不少好东西，像什么乾隆龙纹如意耳葫芦瓶、成化九秋瓶之类的，都是从这里淘出来的。北京鉴古界的人，没事儿都会来这晃一圈。

黄烟烟和药不然带着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径直走向一家店面颇大的古董店。

店主是个花白头发的老头，一见我们三个进来，起身相迎。药不然咧嘴笑道：“张伯伯，我可好久没看着您啦。”他本来一口京片子儿，到这儿却改换了正经普通话，一本正经，听着不太习惯。店主一愣，再一看，用天津话大声说道：“眼来（原来）是药家老二啊，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药不然道：“我这是带几个朋友来溜达一圈。”店主往这边看来，视线直接略过我，落到黄烟烟身上：“黄大小，你也来了。”黄烟烟微抬下巴，算是回礼。

寒暄了一阵，药不然装作不经意地问道：“张伯伯，你们这儿有个拉纤的，叫付贵，你听说过没有？”

张店主一听，乐了，右手食指中指飞快地在柜台上摆了摆两下：“怎么你们也是来看热闹的啊？”我和药不然疑惑地对望了一眼，听他这意思，是话里有话啊。他的手势，是以前鉴古界的一个老讲究，摆动双指，好似两条腿在走路，老京津

连 载

晓麟吓坏了，想把爸爸扶起来，可是根本扶不动，哭着跑进屋里打了急救电话。

浦诚忠又一次被救护车拉进了急诊室。不过这一次他进了医院，医生并没有放他走，告诉他必须立即进行心脏搭桥手术，否则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要做各种必要的检查，手术被安排在周三一大早做。当晚浦诚忠马上给叶霓打了电话，告诉她手术的事儿，叶霓说她立即订机票回来。

周一上午各种检查都做完了以后，浦诚忠给晓华打了电话。

他知道这个手术有很大的危险性，他有些话要跟晓华交代。他也希望上手术台之前能再见到女儿。

当秋棠和晓华步入病房时，浦诚忠刚刚午睡醒来，比起前一天入院时不知死的样子已大为好转，看起来精神还不错。

尽管如此，秋棠却依旧难掩心中震惊。离上一次见面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他怎么会变化成这样？两鬓已花白，脸有点浮肿，却遮不住遍布的皱纹，前额秃了一大片，因为刚睡醒的关系，两眼浑浊，眼角还带着黄黄的的眼屎，看着秋棠娘俩“嘿嘿”地傻笑。

浦诚忠此时心中百感交集，看晓华震惊难过的样子，自己的眼圈也红了，忍不住低头擦掉眼角的泪水。

秋棠看着他们父女心中也是无限伤感，但她知道情绪稳定对心脏病病人非常重要，开口劝晓华：“现在的医学技术都很成熟，心脏搭桥手术根本不算什么，你别哭天抹泪的，惹得你爸跟着伤心。”

晓华马上擦干泪水点头道：“对啊，爸，你别吓唬人，哪里会有什么生命危险，我上网查过了，这种手术就是个常规手术，全世界每天都做成千上万例，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你不要有思想负担。”

浦诚忠苦笑，说：“我知道，我都知道了。”

他郑重其事地说道：“我早就立了遗嘱，现在家里的财产也没有多少，你已经长大了，而他们母子俩还要生活，所以我身后的有形的东西都留给你弟弟了。”

晓华使劲点点头，表示知道了。浦诚忠看晓华这样表示，忍不住一把搂住她，再一次擦掉了眼泪。

屋里的几个人各怀心事，一时静默了下来。秋棠和晓华不约而同地打量着晓麟，那孩子咕嘟着一双小眼睛也在

的意思是去看当街杀头，后来没杀头这一说了，就引成了看热闹——尤其是看别人倒大霉的热闹。

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

付贵在军货场里折了。什么叫军货场？玩古董的人分新旧，那些老玩家老主顾，自然不愿意跟一群棒槌混在一起争抢东西。所以有势力的大铺子，都有自己的内部交易会，若是得了什么正经的好玩意儿，秘而不宣，偷偷告诉一些老主顾，让他们暗地里出价，正所谓是“货卖与识家”。这种交易会，就叫军货场。而这个付贵折的事，还真有点大。

一个多月前，付贵在沈阳道开始放风，说他联络到一位卖家，打算出手一叠钧瓷瓜形笔洗。钧瓷那是何等珍贵，俗话说“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如今忽然有一个完整的钧瓷笔洗出现，少不得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在付贵穿针引线的之下，几个大铺子联合起来，搞了一个军货场，召集一些老客户当场竞价，价高者得。

付贵收了一大笔订金，却一直推脱说卖家还没准备好。他在市场里声誉一向不错，铺子老板们也就没想太多。一直到拍卖当天，他还是没出现。几个铺子老板沉不住气，联合起来上他家去找他，结果大门紧锁，主人却失踪了。老板们没奈何，正要回头，迎头撞见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说她们家本来传了一个碟子，无意中付贵看见，说是值钱东西，拍着胸脯说能帮她卖个好价钱。老太太信以为真，就把碟子交给他。这一直到现在都没动静，老太太等着着急，所以想过来问问。

两边仔细一对，铺子老板们全明白了。老太太嘴里的碟子，正是那个钧瓷笔洗。敢情付贵是两头吃，这头支应着军货场，骗了一笔订金，那头还把老太太的东西给骗走了。

古董行当是个极重信誉的地方，尤其是拉纤的人，更是把信誉视若性命，这个付贵倒好，逮着机会会狠狠黑了一回，固然是白白赚了一件钧瓷，可信誉也都完蛋了。不少人已经说了，一旦看见这个老头子，要狠狠地收拾他一顿。

药不然问：“也就是说，您也不知道付贵现在在哪里？”

张店主一听，乐了，右手食指中指飞快地在柜台上摆了摆两下：“怎么你们也是来看热闹的啊？”我和药不然疑惑地对望了一眼，听他这意思，是话里有话啊。他的手势，是以前鉴古界的一个老讲究，摆动双指，好似两条腿在走路，老京津

打量晓华。浦诚忠拉住晓华的手，指着晓华说：“晓麟，这是你姐姐晓华，快叫姐姐。”

晓华摆摆手：“爸你别难为他了，就叫我晓华好了。”

这时，门外又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一个人匆匆地冲了进来，却是叶霓。

晓麟周日晚上在医院里给叶霓打电话，哀哀地哭泣，让她赶紧回来，说爸爸倒在地上动弹不了，他叫了救护车送到医院正在抢救。随后浦诚忠自己在电话里向她解释说要去做心脏搭桥手术。

她五内俱焚，坐立难安。

心脏手术的危险性多大啊，她听说很多人上了手术台就没下来。叶霓此时深深后悔自己临走还和他吵架，早知道他心脏不好。

可是自从浦诚忠发现自己心脏有问题以后，到处讲究养生，而一讲养生首先就要“节俭”。叶霓年轻轻轻的只好陪着清心寡欲的生活。所以她心里总有一股无名火在烧，有时为一点小事就大动肝火，根本控制不住。

她自己心里的苦楚又有谁知道？

在飞机上，叶霓长吁短叹，愁眉不展。

下了飞机之后她就急急忙忙地开车往医院里赶。心急火燎地冲进病房，她眼光一扫看到屋里有人，认出了晓华和晓麟，眼光掠过秋棠，秋棠背脊靠窗站着，背光，她并没有认出来，也就没往心里去，注意力都放在病床上的浦诚忠身上了。

一看到他灰黄的脸色，虚弱的体态，她什么都顾不上了，冲过去扑到他身上大哭道：“你怎么了这是？我才离开家一天你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秋棠向晓华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同时站了起来，晓华轻声对浦诚忠说：“爸，我和妈先回去了，我明天一早再过来。”

叶霓趴在那里抽泣着，晓华的话声传进了她的耳中，她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屋里站着的另外一人好像很重要，直到那人的声音传入了耳中，她猛地止住哭声，顿在那里，她意识到那是秋棠的声音！

人的外貌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可是声音一般是不会改变的。

她抬起头来，看到两个人的身影即将跨出房门，不由得脱口而出：“慢着！”

秋棠和晓华闻言都停下了脚步，转身看向她。

秋棠和晓华不约而同地打量着晓麟，那孩子咕嘟着一双小眼睛也在

28

28